

赣州文学精品丛书

赣州
文学
精品
丛书

未了情

罗旋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赣州文学精品丛书

赣州
文学

未了情

罗旋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未了情 / 罗旋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6.1

(赣州文学精品丛书)

ISBN 978-7-5354-8617-2

I. ①未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16823 号

责任编辑: 毛季慧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泓润书装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8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9.75

版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63 千字

定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醉夏	001
败将	023
白莲	034
石敢当	055
郁孤台下	070
还魂草	086
红线记	101
未了情	120
爱与憎	127
红精灵	143
破网	192
闹花堂	239
生的死者——死的生者	260
后记	312



醉 夏

一

一阵分龙雨，把胡真淋了个落汤鸡，他的斗笠早就在战场丢失，连军帽也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。他小跑一阵，突然，耀眼的阳光像瀑布朝他泻下，他眯眼望望天上，笑着点点头：“多谢！多谢！”谢什么呢？老天湿了他，又帮他晒干。

他光着个脑壳，一身灰色褪成寡白的土布军衣，连个衬底的背心也没有，五个纽扣掉了两个，像是开窗透凉。进得机关，他一巴掌推开组织部的门，见里面有个干部办公，便上前“嘿嘿”一笑，问道，“你是部长吗？”

那位正是部长，抬头打量他一下，问道：“红军医院出来的吧？”

胡真又是“嘿嘿”一笑，从口袋掏出一张差点变成纸浆的介绍信，双手托着送过去。部长小心地打开湿纸团：“你真有点狼狈！”

胡真不知怎么回答好，想点头又想摇头，以至于脸上挤出的笑有点勉强和滑稽，只得自我解嘲地说：“是，这条命差点丢了，料不到还能从医院出来讨工作。”

“你想做什么呢？”部长问。

“还没想过，你看着给吧！”

部长翻阅桌上一本册子，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：“家里有老婆吗？”

胡真咧嘴一笑：“还不知丈人姓什么哩！”

部长又问：“有没犯过‘七条’？”

胡真一时弄不清意思，眼皮向上翻了翻：“什么‘七条’？”

“这还不懂？‘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’第七条。”

胡真唱歌唱得滚瓜烂熟，可要单独拿出第七条来，还得顺序找下去，他在肚里默了一会儿，几乎是用唱歌的腔调答道：“第七不调戏妇女。”心里却在纳闷，组织部长干吗问这个？

部长再次提醒他：“犯过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不信你去问我们政委。”

“那好，”部长不知他的政委是谁，也不想去问，用笔在册上画了几个字，马上做出决定：“你去七区当模范赤卫营长。那是本县最复杂的地方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”胡真慌忙摇手，“我最大只当过副连长。负了一次伤，没牺牲就好，总不能叫我升官。”

“不是叫你升官，赤卫队不比红军，那里需要懂军事的人。”

胡真想一想，忙又提出：“那你得给我加个‘副’字，我只能当副营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部长感到奇怪。

胡真又是“嘿嘿”一笑，似乎有点难为情：“不瞒你说，我从副班长提到副排长，又从副排长提到副连长，从来没当过正的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部长来了兴趣。

“因为，因为我这人毛病不少，喜欢随便，老是……老是正经不起来，就像杉木尾子，做不得正梁。”胡真说得有点结巴。

部长考虑一下，在册上加了个“副”字，然后另写了一张纸条做介绍，交给对方，郑重交代一句：“去到那里你得当心！”

“当心什么？”胡真又是不解。

部长朝他狡黠地一笑：“到了你就知道！”

二

胡真到了区上，接待他的是区苏军事委员兼模范营政委高通，一个庄重严肃的人，遇事果断，不苟言笑。谈了工作，高通马上带他去和队伍见面。

他们出了小镇，在一个大禾场上，赤卫营正在操练，喊口令的是个放粗了的女高音，走近去一看，胡真心里恍然大悟，把组织部长打的一串哑谜全解开了——这支队伍百分之九十是长头发，少得可怜的男子汉，不是老来便是少，大概把少先队的少男也提拔起来了。这也难怪，三百多万人口的中央苏区，经过四次反“围剿”，男丁牺牲不少，在“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”口号下，青壮年男子不伤不残留在地方的，怕是凤毛麟角。

模范营各区都有，相当于基干民兵，以连分工，一连战斗，二连运输，三连后勤。在这里操练的当然是第一连，女连长迎上来敬了个礼，高通告诉说：“这是姜连长！”接着大声向队伍介绍：“这位是新任副营长胡真同志，今后你们听他指挥……”

胡真打断话头问：“正营长呢？”

高通回答一句：“还没派来。”正要演说下去，区委通信员跑来给他一张条子，他看了紧皱一下眉头，对胡真交代说：“我有急事要办，你给他们开个会好了。”说完车转身快步走了。

说也奇怪，高通一走，肃立着的队伍像是集体透了口气，松弛下来。有道是“一个婆娘一面锣，两个婆娘一台戏”，如今这上百个女人聚在一起，要多热闹有多热闹。不过，她们一时摸不清新任副营长的底，不敢放开胆子，只有几个人在交头接耳，大概是在议论胡真的长相，和那件掉了纽扣的军衣。

胡真走近几步，满面堆笑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嘿嘿，以后我们就在一起战斗了……稍息！我这人不大喜欢立正。”

有个尖细嗓门的发言：“那就让我们坐下好了。”

“是呀，日头这么辣，还是到林子里去坐吧！”接着有人附和。

胡真果真满足她们的要求，大声叫口令：“立正，向右转，目标树林

齐步走!”

队伍腾起一阵哧哧咯咯叽叽喳喳的声浪，梳辫子的，盘髻子的，扎绸纱的，蒙头布的，脸上都漾着笑，她们庆幸新来的副营长比较随和，不像高通那样严厉。

在山坡林子里坐下后，一个叫茄妹子的先开口：“胡营长，你先来个自我介绍吧!”

胡真也席地坐下，笑道：“介绍什么呢？我是四次战争黄陂那一仗负伤的，也搞不清中了几颗子弹，反正倒下去昏昏沉沉，我想这次是革命到底了，闭上眼睛，一身的疼痛一下全消失了，我铁下心来死过去。谁知道在红军医院我又醒过来了。听说医生没有麻药，趁我没醒，拔掉了三颗子弹头……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回红军，躲到这里陪妇娘？”尖细嗓音的丁子嫂问道。

“不瞒大家说，”胡真甩甩右膀，“子弹是拔掉了，这条膀子不怎么顶用。”

“还有两颗子弹伤在哪里？”有人追问。

“一处在头部，”胡真偏过头去，给大家看伤疤，“还有一处……嘿嘿，不好意思说。”这个男子汉当场红了脸。

“到底在哪里？”“又不是军事秘密！”“给大家看看吧！”诘问声接二连三。

胡真为难地说：“哎呀，还是不看的好！”

“不看就是假的！”“吹牛！”“营长的脸皮好厚哟！”责难声此起彼伏。

胡真恼火了，霍地站起身来，动手解裤带：“好，你们要看就看吧！”妇女们扬起一片大笑，有人笑得前俯后仰，分外开心。胡真憋一口气，把松开的裤带又勒上，不无生气地问：“还要问什么？家庭，贫农；本人，农民；年龄，二十五；文化，三年私塾。还有不清楚的吗？”

“讨了老婆吗？”是那个茄妹子发问。

“没有！”胡真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没有就好！”场上充满戏谑的笑声。

丁子嫂忽然两掌一按，平息了场上噪音，用挑战的口气说：“胡营长，

我们想看看你的武艺，当场打一枪，给我们开开眼界吧！喏，那里有个鸟窝！”

胡真掏出腰间短枪，有意用右手举着，朝不远处树梢瞄准，手腕颤动着，不听使唤，摇摇头收起枪，解释说：“这只手确实有毛病，要不我也不来这里。”

场上又扬起一片哂笑揶揄声。大家对这位新任副营长的结论是：人还好，不用怕他。这时女连长走到胡真身边，轻声说：“胡营长，到那边走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胡真随她走了几步，又回补一个口令：“就地休息！”然后朝林边石岩走去。

队伍中响起茄妹子的声音：“老姜婆，莫说我们坏话呀，说了会烂牙！”

胡真听了有点奇怪，问女连长：“他们怎么叫你老姜婆？你多大了？”

女连长苦笑一声：“跟你同年。”

这个女人，皮肤黄黑粗糙，一抬眉就显出满额水波纹，梳个牛屎髻，上面还缠了白头绳戴孝。这样年轻，就这样老相。胡真一点不了解她，不由问道：“这样的叫法，你也答应？”

女连长微微一笑：“为这事我发过几次火，我说我还年轻，不该叫婆，可是没用，她们嬉皮笑脸，偏要这样叫，日子久了，只好认下。我要提醒你，对她们可得放厉害点，拿出男人本相来。你要笑一笑，她们就跳一跳。她们什么都做得出，洗脚水都会往你头上泼。有几个妹子野得很，有的还乱得很。你不是不晓得，眼下男子珍贵，弄不好，她们会把你当唐僧吃了。”

胡真听了忍不住大笑：“还有这号事！可惜我这个人就是厉害不起来，从来服人管，不会管别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犯‘七条’。”

女连长又交代说：“你要特别当心两个人：一个是茄妹子，疯疯癫癫，什么都不怕，男人想她，只要约她砍柴，她就跟上山去。还有一个丁子嫂，两张嘴皮像刀子，谁都怕她三分。”

“那个秀妹子呢？”胡真注意到队伍中有个文静俊俏的妹子。

“她是最听话的妹子，我最喜欢她，可惜文弱娇气一点。”

他们谈话时，茄妹子和丁子嫂几个人也凑在一起，低声细语，商量如何给这位新任副营长一个下马威。

三

此时四次反“围剿”已经胜利，敌人五次“围剿”还没开始，双方都在做下次战争的准备。胡真和女连长属基层干部，当然不知道中央领导层的斗争，更不知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者即将断送整个土地革命的成果，仍以赤热的革命精神在工作。虽然生活越来越困苦，许多日用品奇缺，仍然盲目地相信共产主义很快会到来。

赤卫营是利用夏收前的农闲时间集训，驻在一个逃亡豪绅的深宅大院內。苏区的生产基本靠这些妇女们承担，使牛掌犁耙，打破了几千年的传统习惯。她们对革命的信仰，真的达到了虔诚的境界，为了红军有鞋穿（打运动战特别费鞋），她们可以两个人共一条换洗裤子，拿出一条撕成布条打草鞋；送郎送子当红军，更是蔚然成风。但是具体到个人，又不那么简单，她们都是活生生的女人。

胡真与唯一的男性干部老蓝同房间。事务长老蓝五十多岁，腿有点跛。胡真摊好铺以后，跟老蓝攀谈起来，先问：“大家对姜连长怎么样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都很服她。这些妇娘子就是怪，心里服，嘴上还刻薄。”

“她头上给谁戴孝？”

“她男人，是位红军排长。半年前，她得到信，说排长负伤进了红军医院，便捉了一只老母鸡去看望，谁知已经晚了，排长几天前就去世了。她在坟上痛哭一场，回到医院，把鸡杀了，熬了一锅汤，端到伤员床前，一人舀一勺，表示慰问。伤员都很感动。从那以后，她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日晒夜露，陡然老了许多。她是在为丈夫报仇。”

正谈着，一阵风刮开门，卷进一个妹子来。瞧她体态丰满刚健，皮肤充盈着脂肪和血液，以至于红得有点发紫，简直掐得出血。胡真猜也猜得出是那个有名的茄妹子。

茄妹子朝老蓝一摆头：“出去！老蓝，我有事找营长。”

老蓝二话不说，竟然顺从地出去了。

胡真问：“你就是茄妹子吧，找我有事？”

茄妹子张嘴笑着，露出一口糯米牙，挨着胡真在床沿坐下，用命令似的口气说：“把身上衣服给我脱下！”

“做什么？”胡真有点惊讶。

茄妹子见他紧张的样子，啐一口笑道：“你还当营长，一身衣服也不像！我翻遍抽屉，才给你找到两颗。”说时把捏着的拳头张开，原来是两颗胶木纽扣。

胡真这才松口气，脱下上衣给对方：“多谢你！”

“不要你谢，”茄妹子膘他一眼，“以后对我客气一点就行。老姜婆一定说了我的坏话，是吧？”她把胸前别着的一根带线的针拔下钉起扣子来。

“莫非你有什么怕人说的？”

“我不怕，好酒说不酸，酸酒说不甜。”

胡真从席子下取出当枕头的一套换洗衣服，抖开来，央告说：“请你一起给我补了吧！”

茄妹子又膘他一眼。她那双眼睛老是喜欢膘人，从侧面闪电般掠过，赣南客家话叫“打飞眼”，或者叫“打眼拐”。她钉完扣子，把上衣丢给对方，然后一把抓过要补的衣服，看也不看就卷成一团，说：“这里没布，拿回家给你补。”眼角一膘，送来一个飞眼，“明天到我家来取，我家没柴烧，跟我上山砍担柴。”

胡真听了心一跳，这妹子果然大胆，初来乍见，就邀他砍柴。这“砍柴”二字对她来说，还不就是那个那个的意思。他慌乱地说：“明天我没空，以后给你送担柴去。”

“不要你送！山上的柴随人砍，要你卖人情？”茄妹子抱起衣服就走，走到门口又回首一个眼拐。

胡真心想，山区哪家没存柴，刮风下雨一个月，也不愁没柴烧，哪会等生柴进灶，她不过是找借口。不理她，明天要开始新的操练课目，新上任的副营长哪能跟她砍柴，传开去会笑掉大牙！

老蓝回房后，笑道：“这下你就脱不了身，她瞄中你，帮你做了事，半辈子报不尽她的恩。要不，你就同她去砍一次柴吧，不瞒你说，我也同她砍过一次哩！”

“不行，我跟你不同，那样她会成为我的正营长，我怎么工作？”

第二天，胡真忙于工作，没有理会茄妹子。一天操练下来，要去洗澡，问她要衣服时，她却笑嘻嘻地说：“有胆子就跟我去拿，我家没装野猪剪，不用怕！”

胡真心想，战场上出生入死都不怕，难道怕你一个妹子不成？他随她走去，心里做好各种应对的准备。她似乎因为有了猎物而扬扬得意，一路上眉飞色舞，有说有笑，引起路人的侧目。

她家在镇边一个傍山小村里，没进门，她父母和弟妹就迎出来，把他当贵客。他在堂屋坐下，她笑咪咪地端来一大碗擂茶，转身走了。堂前只剩下她的父亲陪他，谈些家常话，说茄妹子不懂事，请他多关照。不久，她从灶屋出来，双手端来一大碗烫皮丝，仍是笑咪咪地说：“给你加点油。”

胡真很久没吃过烫皮，也就不演斯文，接过便吃。汤上浮着许多油珠，吃到一半时，筷子一拨，发现碗底藏着两个秤砣蛋。

等他吃完，折叠得平平整整的衣服送到他手上。奇怪，此时她规规矩矩，不仅看不到疯劲，也不打飞眼，反倒显得异常庄重温顺，绝口不提砍柴的事。他这才觉得自己误解了她。

四

这天午后操练休息时，女队员们围着胡真在林荫下说笑，丁子嫂提出：“胡营长，我们来打个赌，好不好？”

“打什么赌？”胡真问。

“你要敢到那边池塘采一枝荷花，放到一个地方，我们就请你吃米果；要是做不到，你就拿出伙食尾巴请客。”

“是不是水深？这个我不怕！”胡真说时起身朝塘边走去。

女人们嬉笑着跟在后面，丁子嫂特地指着塘中间一朵粉色荷花：“就采那一朵！”

胡真卷起裤筒，下到塘边试试脚，水不深，只过膝盖，顺顺当当地采到了那枝荷花，高高举在手上回岸：“怎么样，我赢了吧！”

“没这么容易，只做了一半；你把它放到姜连长枕上，我们才认输。”丁子嫂说。

女人们簇拥着胡真回屋，看着他放了花，丁子嫂才宣布：“好，胡营长赢了，彩娣，明天炸一钵米果请客。”

这天女连长去了区上开会，晚饭时才回来，她一见枕上的花，就怒气冲冲奔到堂前，大声质问是谁干的。丁子嫂不慌不忙地回道：“别人有谁敢，是我们营长！”

女连长气得满脸通红，愣立了一会儿，回到房里失声痛哭起来，饭也不吃。

胡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老蓝告诉说：“两个月前，也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。镇上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想娶她填房，送来几件衣服，上面放了一朵荷花。她见了大发一顿脾气，把东西丢进了茅坑。当时我们也莫名其妙，以后才知道，她的那位红军丈夫，当年向她求婚时，就是拿了枝荷花，因为她的名字有个‘荷’字，叫姜玉荷。”

胡真这才知道中了那些女人的圈套，急忙去向女连长赔礼。

女连长原谅他是被促狭鬼戏弄，擦干眼泪，把他当老弟似的责怪说：“你初来时，我就跟你说了，要放厉害点，对她们拿出男子本相来，可你还是跟她们嘻嘻哈哈，我看你怎样当这个副营长哟！”

胡真咬一咬牙说：“好，听你的，我一定要整服这些妇娘们！”

可是，当胡真要对她们发一通脾气时，她们却勾着我的颈，我搭着她的肩，哧哧咯咯笑个不休，骂不中用，打又不敢，关她们禁闭，又说不出犯了哪一条？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好像套不上，谁叫自己跟她们打赌呢！

但他有他的办法，次日他宣布搞重点训练，把调皮捣蛋的集中到一个班，顶着烈日操练。虽然自己搭着辛苦，也在所不惜。日头烤得她们一个个汗流浹背，面皮由红转黑，还不放松，又叫她们卧倒练瞄准，支起左肘

托砖头，从一块加到三块，别人则还罢了，唯独那个丁子嫂，加到四块、五块，还要加。丁子嫂支持不住，手一歪，撒掉砖头，就地躺着大叫：“我不来，你在报我的仇！”

铁打心肠见火就烊，豆腐心肠却越煮越硬，胡真想一举建立自己的威信，大声告诫：“起来！这是练兵，要不就关你禁闭！”

丁子嫂撒泼地叫道：“我巴不得！关到牢房比这里舒服，你快关吧！怎么不关？关呀！”胡真弄得下不了台，还是女连长上前解围，叫她们解散休息。

翌日上午，高通对胡真说：“据我了解，这几天的工作，只有昨天抓得紧抓得好，今后对她们就要这样严格要求。”

“我自己觉得昨天有点过分。我……”胡真有些后悔。

“我了解你这个人，在县里碰到你过去的团政委，他给我介绍说，你本质虽好，原则性太差，主要原因是感情脆弱，这是容易犯错误的；人情世故多了，会影响你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。”

“我知道自己的毛病，想改老改不了，所以只能当副职。我请求组织赶快派个正营长来。男人不合女人群，青冈不生柏树林。这些妇娘，软硬不吃，我实在没法对付。”

“现在准备五次战争，干部要往红军输送，哪有人往这里派？担子还得你挑，组织上正考虑拿掉那个‘副’字呢！现在有项重要任务，区委要我们去执行。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胡真一听执行任务就来了劲。

“你明天带队伍去天南乡，那是本区最复杂的一个乡，有人告密，乡苏主席危田问题严重。此人之前被抓过，抓得晚，没有杀，以后宽大保释出去了。这几年也不知怎的当上了乡苏主席。那里跟白区交界，他竟敢勾结白区豪绅，偷运粮食出境，还私买枪支。区委决定，把赤卫营拉到那里训练，相机查清危田问题，把他抓起审查。他掌握了乡赤卫队，这个任务很艰巨。”

“你亲自去吧，我协助你。”

高通交代说：“区里正在开会，我得晚两天走。你到了那里，先把小镇

控制起来，调查情况，收集证据。这次任务对于你，可是一次重大考验。”

五

山径狭窄，队伍原是列队出发，走出数里，就不成队形了。毒日头施威，大家都挑树荫下走。

三十多里路，本不算远，不知怎的，胡真越走越乏力，两条腿发软，老想倒在山坡睡一觉。并没喝酒，怎么好像有点醉？望前面是一个个扭动的臀，望后面是一对对微颤的乳，前前后后，叫人眼花缭乱，难道这些会醉人？不不，他的身体确实不舒服，可又说不出所以然，不像感冒，也不像闭痧。他落在了队伍的后边。

前面一道山溪，只有跳石没有桥，队员们就着山水解渴。茄妹子故意延宕时间，喝了不够，又用布巾从面部擦到头部颈部，又伸到衣服里面去擦胸部。待到胡真来了，忙把布巾在水中搓洗几下，拧干递给他：“快擦擦汗。”

胡真没领情，说声：“不用！”蹲下去用巴掌捧水洗洗脸，然后喝了几口。冷不防茄妹子伸过一只手来，替他揩脸上水珠，他慌忙一手挡了开去。

茄妹子轻声骂了句：“假正经！”接着又补一句，“胆小鬼！”

胡真站起来说：“快赶队伍！”拔腿就走。

茄妹子跟在身后，笑着搭讪说：“胡营长，我给你当警卫员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不需要警卫。”

“那就当勤务员！”

“你别纠缠我好不好！”胡真没好声。

“哎呀，这么凶做什么？你这个人呀，忘恩负义！身上的衣服不是我给你补，有谁关心你？”她见胡真只顾快步追队伍，伤心地补骂一句，“没良心的，两个秤砣蛋给狗吃了！”

胡真强打起精神，极力恢复常态。一点小毛病算什么？几十里路更算

不了什么！他加快脚步，赶上队伍，跟女连长走在一起。

女连长身边走着秀妹子。胡真一直关注着她，一张秀丽的脸，一双水汪汪的眼。面皮又薄又嫩，目光一投过去，她便两颊飞红，两眼望脚；跟她说话，谈不上三句，就怯生生地闭上嘴。这不，刚才她还跟女连长在一起，他一来她就放慢步子，跟另一妹子搭伴去了。

到了天南乡，队伍驻在一个大祠堂里。乡苏早已派人打扫干净，借来床板门板和席子，摊了通铺；茶水饭菜也都准备了。妇女们一到，洗的洗，喝的喝，占铺的占铺，一个个生龙活虎，毫无倦意。

胡真却浑身瘫软，靠坐在铺上，脚也懒得洗，饭也不愿吃，只想在凉爽安静地方歇一歇。他合上眼皮，似睡非睡，正朦胧时，一个巴掌贴上了额头，他睁眼一看，又是茄妹子，慌忙拨开她的手。

茄妹子却关切地说：“营长，你有毛病。这种病我会治，我哥哥也得过，是我娘治好的。”

胡真摸摸自己额头，果真有点发烧，便问：“你说是什么病？”

“醉夏！像喝醉了酒，是受了湿热造成的。”茄妹子说得有根有据。

胡真一想有道理，那次分龙雨，淋了个遍，这次上操，又热了个透。偏偏执行任务时生病，真不是时候，得赶快治好才行，便问：“你说怎么治法？”

茄妹子神秘地一笑：“先不告诉你，明天一早起来听我的，我给你准备好药。”说完满面春风地走了。

茄妹子当晚就把治病的事张扬出去，次日一早，许多妇娘都围拢来看。茄妹子此时和胡真倒换了位置，认认真真的指挥他站到门槛边，大叫一声口令：“坐下！”

胡真“嘿嘿”一笑，乖乖地在门槛上坐下。

茄妹子给他纠正姿势，要他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跨坐在门槛上，然后宣布说：“好，现在给你吃药！”说时从口袋掏出“药”来。

胡真一看是两个带壳鸡蛋，接过手来还是热的，以为她在捉弄人，站起身来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！”

茄妹子急忙按他坐下：“不许动，乡间治这种病，都是这样！”旁边的

妇女也都点头证实：“真的，茄妹子没有假。”

胡真半信半疑，两天少吃饭，肚里也有点空，管它真的假的，剥开就吃，蛋总吃不坏人。吃完了，又问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茄妹子笑着啐一声：“看你嘴馋，还想吃？没有，治病完毕！”

胡真摇摇头站起身来：“这样治病，天晓得！”他知道这不过是民俗乡风。

六

乡苏主席危田在早饭后来到祠堂，胡真看他约莫五十来岁，两眼炯炯有神，似乎随时都在察言观色，一看就知是个精明强悍的人。胡真心中暗自嘀咕：自己是不是他的对手？

危田先问女连长：“你们还缺什么？不要客气，只要有的，我们一定办到。”

女连长客气地说我们什么也不缺。

危田一手摸着胡子，矜持地笑着说：“不信你们不缺盐，等会儿我叫人送一筒来。”那时苏区最缺的是盐，惜盐如金，能送一竹筒，真够大方了。

胡真暗想，这里盐多，正好证明他跟白区豪绅有勾结。用盐来收买，可得当心。

危田对满腹狐疑的胡真说：“胡营长，请到我那里坐坐，好向你汇报工作。”说完注视着他，似乎看他有没这个胆量。

胡真一手扣住腰间皮带，强打起精神，望一眼女连长，暗示她带好队伍，然后回一声：“好，走吧！”

乡苏政府在一幢豪绅大院内，危田领着胡真经过一进前厅，过中堂，来到第三进后花厅。前两进供乡级各机构办公用，人来人往，到了这里却阒然无声，进了一间正房，危田转身关上门。

胡真早就警惕起来，注意观察前后左右动静，一只手做好随时掏枪的准备。

房内陈设全套紫檀木家具，看来是豪绅的卧室，现在给这位乡苏主席